

父亲的水杉树

梁华春

儿时一个春日的清晨,父亲扛着铁锹,提溜着几棵树苗,稳步迈向菜园。与日常所见树苗的迥异,以及父亲郑重的举止,瞬间勾起了我的好奇:“那是什么树?菜园哪里能栽下它们呢?”

尾随着走进菜园,见父亲在地沟与塘埂接合部挖着树坑,我一下消解了一半疑惑:原来如此。为弄清其余部分,我讨好地扶着树苗,轻声问道:“爸,为啥在菜园栽这些树啊?”父亲边用铁锹回填着土,边笑着说:“这可是从林场买的水杉,直溜吧!等都成材了,拿它们作房梁。”父亲说这些话时,嘴角不自觉地上扬着,眼神中透着憧憬,仿佛看到了用这些长大后的水杉精心搭建的房屋。

水杉,在那时的我眼中,是一个特别的存在。它树干笔直,洋溢着挺拔的气质。读书后,我才知晓水杉是古老而珍贵的树种,被誉为“植物界的活化石”。它生长迅速,适应性强,且材质优良,纹理通直,是建筑等方面的上好材料,是大自然馈赠人类的一份厚礼。

日子如潺潺流水,不经意间缓缓远去。那几棵水杉在父亲的悉心栽培下,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中,茁壮成长。它们如忠诚的卫士,无惧严寒霜雪,以生命的坚韧守护着脚下的家园。

终于,水杉成材了。那年夏日的一天午间,知了在树上欢快地鸣叫着。同样愉快的,还有我们一家人。父亲拿着锯子,挨着水杉根部,熟练地锯着。那锯木的声响,仿佛是送给水杉的激昂乐章。弟弟和我站在一边,扯着脖颈不时高呼着:“树歪

了,向水塘那边歪了。”为父亲呐喊助威。

倒下的水杉,经过齐心协力地推动,轰然卧于塘中。过些时日,趁着好天气,我们将水杉打捞上来。当时,在父亲的指挥下,我拿着长竹竿,不断试探着水下水杉的位置。弟弟则在一旁理着绳索,准备下一步的行动。酷热中,水杉不情不愿地上了岸,在空地上躺着。瞧着父亲低头弯腰撕掉水杉皮,轻轻摩挲树干,弟弟和我相视一笑,也学着动起手来。粗糙的死皮剥落了,光滑而坚实的树干,如凤凰涅槃一般,迎来了新生。

当根根水杉,稳稳地“骑”在墙垛之上,撑起一片属于全家的温馨空间,我不禁感慨:“蜕变的水杉,不仅是物质的支撑,也是精神的依托,是父亲美好家园的具象化。”

自那以后,父亲与水杉的故事,如夜明星一样,指引着我前行的方向。每当遇到不良风气,父亲当初栽水杉时说过的话“树笔直了,才能成材。人正直了,才能做个有用的人”,犹如洪钟大吕在耳边回响,提醒我谨言慎行。

是啊,水杉以它笔直的身姿诠释着成长的真谛。在人生的道路上,我们会遇到无数的风雨与挑战,而只有像水杉一样,拥有正直的品格,坚定意志,不被外界的干扰所动摇,才能在岁月的磨砺中成为一个对社会和家庭有用的人。

岁月流逝。父亲的言行和水杉的故事,化作我心田里参天的杉树,枝叶繁茂。树叶沙沙,是父亲谆谆的教诲;坚实的树干,撑起我一片正直的天空。



歌春 李昊天 摄

家在大运河边

申功晶

我的老家是隐匿在大运河畔间巷间的一处深宅院落。深夜,当我安逸地端坐在书斋里,经常听到一阵阵冗长尖锐的汽笛声,凄厉地划破长空,穿窗而入。这是京杭大运河上的货轮在鸣笛。

我刚会蹒跚走路时,年轻的父亲经常牵着我来到运河边,父女俩大手拉小手,并排站在河堤上,浪涛拍岸,卷着河腥味儿扑面而来。

一只只装满大米的麻袋,鼓鼓囊囊载满船身。古运河上,帆樯林立,大小船只首尾相衔、浩浩汤汤,沿着运河溯流北上。弄船的男人脱光上衣,露出古铜色肌肤,个个精壮如牛。他们的家眷多为年轻妇人,或神情悠然地敞开衣衫奶孩子,或站立在竹竿旁晾晒刚洗好的衣物。不远的岸边,传来“砰砰砰砰——”响声,循声扭头,但见一只整船翻扣过来,底部朝天,斧头狠劲往船身上敲打。父亲说,它们太累了,得将养一阵子方能下水。须臾间,阵阵饭菜香飘入鼻端,船上人家开始生炉造饭了。

偶有赤膊少年,一个猛子扎进水里。看得我满脸羡慕,吵着嚷着也要下水“凉快凉快”,唬得父亲忙编造“运河水深浪大,还有水鬼,专门抓小孩子”的瞎话来哄住我。

父亲给我讲述过很多关于大运河的故事。比如,我的祖父,他自少年起便奔波于京杭大运河,经营布匹生意,他背着老式相机,逛过很多城市,尝过不少美食,有湖州的千张包、南浔的鳝糊面、嘉兴的文虎酱鸭……听得年幼的父亲,哈喇子从嘴角淌到胸口,从胸口滴到脚板……

如果把京杭大运河比作一条玉带,那么我的家乡姑苏城就是玉带上的一颗璀璨明珠。俗语云“苏湖熟,天下足”,作为“天下粮仓”的苏州,肩负着向中央王朝输送物资的漕运任务,大至木石粮米,小到丝茶果蔬……源源不断,它成了漕运重要的中转机构。久而久之,便形成以枫桥为中心的米市群落,而米市的兴旺又顺势带动了商业的发展,油酱店、茶馆、药材铺、典当……从现存的码头、寺院、粮仓、茶馆等遗迹,可略窥昔年的“京杭大运河繁华图”。可以想象一下,古运河上,冗长的船队,如水上列车,旧日里岸上人招手呼船,从船家中购得所需物品。

世界文明,因水而生。大运河的乳汁,滋养了市井人家的雅趣生活,也灌溉着生生不息的江南文脉。弱质少女林黛玉自姑苏辞父,只身坐船沿大运河北上进京;绝代名妓杜十娘,脱籍从良,随夫沿着运河一路南下,途径瓜洲渡,怒沉百宝箱;落榜考生张继在横跨古运河的枫桥畔孤枕独眠,一宿千年。

我漫步河堤,手指摩挲着斑驳的古城墙,它与流淌了千年的京杭大运河相依相伴,书写出多少不朽的历史传奇?

我的伯父,十八岁上,正读高三,就被选中保送北京某工科大学就读。毕业后,留在首都国防部下属单位搞科研。此去经年,当他回到故土,青丝成华发。日暮乡关何处是,烟波江上使人愁!他凝望着大运河,颇有感慨地叹道:这大运河比我小时候看起来越发狭窄了!

诚然,中年看水,与少年不同。少年眼中的大运河,波澜壮阔、奔腾不息,能让人感受到强劲的脉动。之后的几十年里,他涉足天南地北,攀过的高山峻岭,淌过的大江大河,无计其数。诚如汪曾祺先生在《山河故人》中说,山依旧是那个山,河依旧是那个河。没错,山河如故,只是人的阅历不一样了,眼界和心胸自然也不一样,看出来的东西理所当然更不一样。

子在川上曰: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。逝者如斯,光阴亦如斯,我站在运河边怀旧,时光就像一个无言的贼,不经意间,它偷走了我们的青春、我们的美梦……甚至我们的一切。

而我的大运河,我的母亲河,却永远如此古老又年轻……

雨沾香椿沁人心

季勇

小时候,屋后种有不少香椿树,它们长得快,一场春雨后,叶子就冒尖了。父亲提着小篮子去掐椿芽,只掐够得着的嫩芽,越嫩越好,差不多够吃一碗就停手,等它们再长。连下了几场雨,吃上几次香椿头,它们就枝叶茂盛了。怪不得村里人都说有了香椿头,春菜不用愁。

香椿头炒鸡蛋,味道独特。一大把香椿头洗净焯水,变软后剁碎放入碗里打上几个鸡蛋,放点盐搅拌。鸡蛋都是我从鸡窝里现拿的,使劲地搅动,手都酸了也不知好了没有,端给父亲看,只要他点头,我就罢手。一碗下锅,迅速翻炒,当香气扑鼻即可装碗,一盘黄绿相间的美食端上桌,虽说其貌不扬,但口感鲜美,不愧为树上的蔬菜。

它的味道怪,起初不敢下嘴,只挑鸡蛋吃,可总裹着一点香椿头,不得不吃。吃了几嘴倒也接受了,而且越吃越香。其实这是一种特别的浓香,被称为“春天的香料”。听父亲说还有一种臭椿,根本不能闻。他还说它有营养却不可多吃,可能会中毒。我听后顿时有点后怕,但摸摸肚子并没反应。

春雨绵绵,滋润着村里的一草一木,香椿树蓬勃生长,尽显春意。每一季,我们都能吃几次香椿头尝尝鲜,回馈这份春天的赠予。每场雨后,我就缠着父亲做这道菜,可他忙于农活忘掉了,我就自己去找芽尖解解嘴馋。母亲说以前生活艰苦,就想办法找吃的,这鲜嫩的香椿头也就入了锅,只是清炒,菜籽油搁得少,也舍不得放鸡蛋,滋味自然不美,但可当菜填肚子。怪不得父亲总爱种它,这是一种不得已的习惯,也提醒自己不忘吃苦的岁月。

后来,我也买上一把香椿头,像父母那样做给孩子吃,他并不反感那种浓浓的怪味,还直呼好吃,这让我颇觉意外。也许是现在各色口味的食物太多,有一种怪味反倒吸引了他。

如今,因为城市建设,家乡的香椿树都不见了,但每当春雨纷飞,香椿吐芽时,它们又在我心里复活了,小村子也复活了。它们依然那么鲜活,那么美好,伴我在这个春雨如诗的季节里寻得一份春日清欢。

